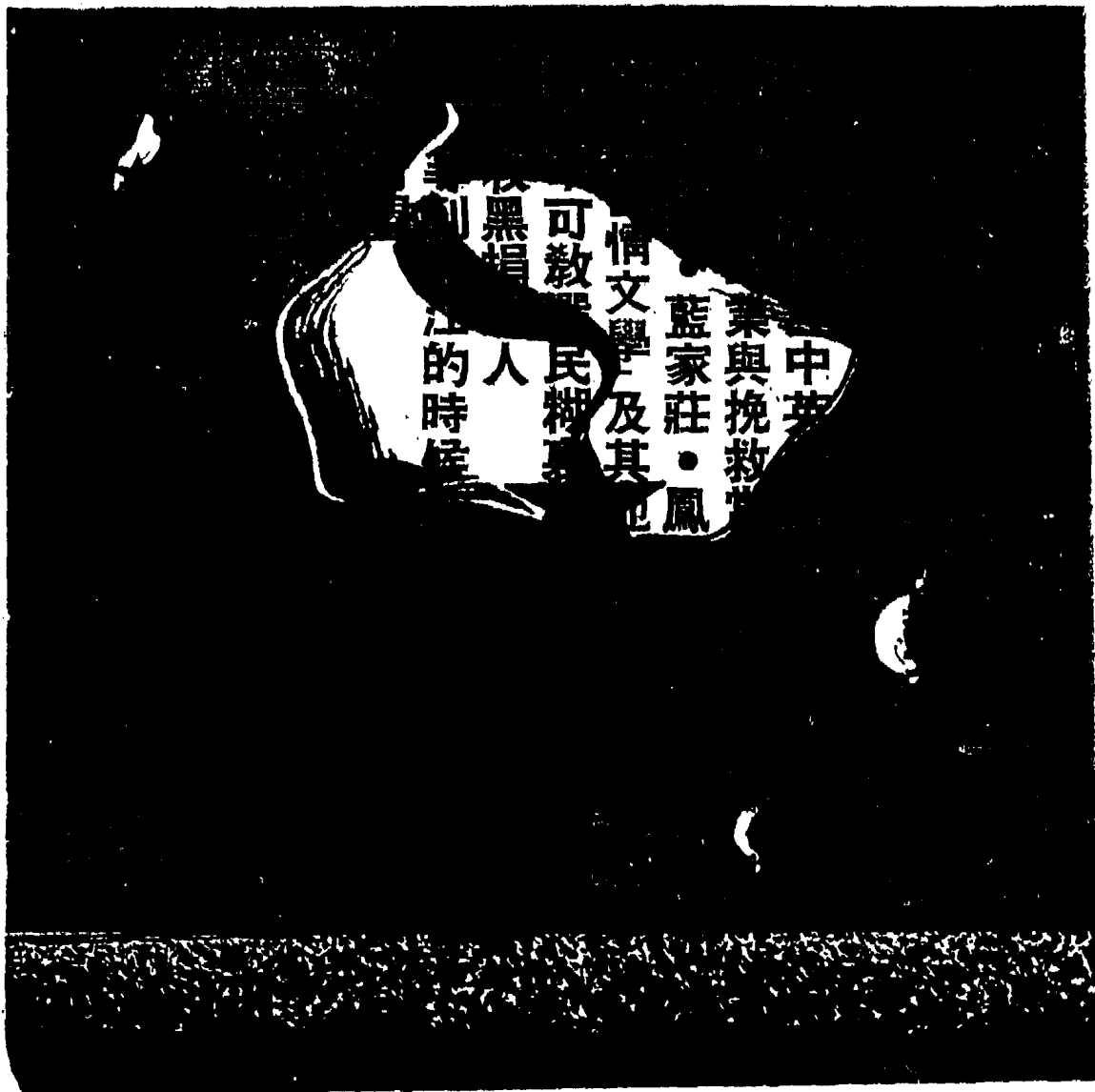


星 星

★ 元千三價售份每★ 001947★ 版出日一月二十年六十三★





我們底選舉權證到那裏去了？

絲 船

自政府公佈憲法之日起，我們就眼巴巴地熱望着這劃時代而偉大的三十六年十一月的降臨！過去在學校裏上作文課的時候，提起筆來老愛寫些：

「光陰似箭一或者一黃金似的光陰，風馳電掣般地飛過去了」之類的哀傷句子，好像呼喚着日子過得太快；而今躬逢盛世，卻一反既往，也許是隨着流

年歲自己底心情蒼老或返老還童起來了吧，倒覺得這日子真是太難捱了，一天過去，又教促着第二天，剛剛走到十一月一日，又恨不得一跳便是十一月十日，可是日歷却不讓人在一日內撕去兩張，它總是悽悽斯斯地向前爬行，這滋味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一如任何一個孩子在歲末期待過「年」一樣：平素無論你如何地在皮上打滾，你總長

永遠允許你專着那一身你自己也嫌醜的衣服，然而，在這天，也必為你換上件新衣，甚至是一件花花綠綠的外衣呢，牽出門向親友們賀「年」，也好讓人家翹起大拇指，稱贊一聲「好漂亮的孩子呀！」同時，在新年裏，你即使有個不常心，從小時裏留出一兩句罵人的話來，大人們也因為是在「年」裏，而且屋樑上慣例地會貼着一些「童言無忌」類的春聯，故也絕不至於斥責你的，施之以夏楚，自然更不會了。家庭稍為富裕些的，年尾還須購備一些東西，什麼饅子呀，餛子呀，都是滿滿地裝上一些糕餅和酒菓，有時大人深怕孩子們淘氣，或出言不遜觸犯過往諸神，其中尤其是財神菩薩，祇要孩子們兩片嘴脣皮一動，大人就會微微地一瞪眼珠，口中呼嘯着「去，去！」，孩子們也自會會意地走向他們所熟悉的地方，摸個饅子，開個餛子，口裏塞滿了的糕餅糖菓，即便要說話，也張不開那張小嘴了。

不歡心着換打，不歡心着換馬，食品開禁，任你選擇，而且還可換上美麗的新裝，有時更可向親友們討上一些「壓歲錢」呢。集諸樂於一

朝，孩子，任何一個孩子，怎能不以最急切的心情去眼巴巴地待着一「年」呢？

我們便是以類似這一樣的心情，去期待着三十六年十一月。

事前，我們還旋轉着許多憧憬，許多打算：我們應該如何審慎地投出我們那最神聖的一票，以副賢明政府底熱望？我們應該選誰？誰才配稱是民意底真正代表？萬一在我們底選區裏有了一個以上的候選人，那得我們衷心的擁戴，我們該怎辦？爲了不稍涉偏私，我們似不妨棄權；反之，一個也沒有，我們又該怎辦？我們堅決地反對充數的「濫竽」貨色，民初盛稱的所謂「豬仔」議員，便是一面清楚的鏡子，一道可恥的污痕！爲了創設民主政治未來的良好的初基，我們更可以直截了當的棄權！固然這種情形是不可有的，但居然也被我們考慮到了。而最重要的看法是：不棄權，不實從附和，更拒絕一切類似賄賂的宴會和人情！我們必須把這選票的一票寄託在自己底良知上！

然而，意外地，廿一、廿二、廿三天，却真地「飛」過去了！我們從朝到暮，從深夜到黎明，盼着，盼着，而我們底選舉權證，竟一直未奉領到。經細究其因，仍莫知所解：第一，新報中華民國，當然是毫無問題；第二，寄居本市已近兩年，翻華離屬虛度，二十歲倒早過了，并非執行國民身分證可證；第三，有生以來，從未受過法律上規定的任何處分，亦屬天地人知。那末，我們何竟無選舉權證？這證又到那裏去了？如果真是承辦人員如保甲等底疏忽，我們便有權要求主管機關澈底追究其中責任；如果我們尚未具備「選民」的資格，無權參加普選投票，我們也有理由要求主管機關予以解釋，好讓我們再耐心地等待下一屆的普選！

再選一萬步，即令我們不屑投票，甘願棄權，這選舉權證，也須緊握在自己手裏！而今我們竟毫無可投，無權可棄，這啼笑，這諷刺，不是太難堪了麼？千祈勿忘：這是中華民國民主政治底第一課啊！



論 貪 污

宋 元

貪污是我們中國當前一件最醜惡昭彰的普遍事實，也是當前一個最嚴重而迫切的問題。上月民族存亡的大計，下至窮鄉僻壤而老太婆們養雞生蛋的孤苦生涯，都已經受到貪污的沈重而慘痛的不幸影響了。

記得曾經在一本「婦女月刊」讀到過一篇大標題「貪污風氣與婦女享受」的宏文。那位作者用充滿了憤激的熱辣情緒，疾言厲色，咬牙切齒，也可說是苦口婆心地說：「大多數男子的貪污，便是婦女促成的」，而且「要根絕貪污，最有效的辦法，即在改變一部份婦女（當然是指一切與貪污者有倫理關係的女性）的思想與行為」。甚至更說：「如果國法要懲處貪污，那末這些女子都是主使犯」等等。當時讀罷文章，我真非常激動，覺得這樣一說，這個貪污問題竟與婦女大有關係，也就更值得我們研討。不過後來事過境遷，也就忽略了。直到現在，我們却看貪污之病愈來愈沉重，貪污之風愈來愈披猖，似乎一般現象都弄到恬不為恥的憤態，人們聚到一塊，閒談起來，總不少這個資料。而一般的說法，常常不免也總是要扯在婦女身上。這究竟是為什麼？誠不能不付諸檢討了。

我們仍不妨應用那一位作者曾經提出來的幾點做一個檢討的骨架。婦女怎樣促成男子的貪污？怎樣反成了男人貪污罪惡的主使犯？那位作者也有個理論：那就是，男人的貪污是為了滿足婦女物質享受的慾望。因為有些女人向男人要作洋房，要坐汽車，出入舞廳，戲院，餐館；有些妻子向丈夫要求超過他正常收入以外的物質享受；有些摩登女郎向她的愛人要求奢侈的物質供應……而男人們，無論文至特任，武充上將，若是奉公守法，他的俸薪絕不能滿足她們這些慾望。但他們為了博

得她們的愛與歡心，為了要繼續保有她們，於是就由小試貪污的成功與收穫（法律並不加罪於這種行為或因視為慣例而忽略了）而大貪大污以致特貪特污了。

是的，像這種說法，這種觀點，何嘗不會引起多少人的同情，得到多少人的贊應？不過這樣，我們就要追問，女子對男人為甚麼有這種促成的力量？那位作者也有一個定義，便是「時代無論古今，地域無論歐亞，人種無論黃白，個人無論勇怯智愚賢不肖，大多數的男人是要受女子的支配，至少都是影響，這是無可否認的。」因而男人為了女人常常是不顧一切的犧牲，為了女人，甚麼戰爭，流血，捨命……的事都可以做到，為了女人貪污一下，自然就更可能了。我們姑且不管理論是不是合乎證明男人貪污是婦女促成的邏輯，祇是首先就令我們感到，果然如此的話，不得不叫我們不客氣地說，這大多數的所謂堂堂男子漢，大丈夫，原來實際上還不過是婦人女子手中支配的膿血；而可憐的女人，支配了大多數的男子及都是奴役自己的主子，這就未免把男人估計得過低，把女人偏想得太嚴重，更把事實太抹殺，理論也未免太矛盾吧？再退一步講，縱然我們承認這個理論，男子貪污就算是為了婦女物質慾望的滿足，我們能相信有奢侈享受的婦女，給予她這份由貪污而得來的享受的男人本身享受是比她們更差的嗎？我們看見坐汽車出入舞廳，舞廳的夫人，小姐，供給她們這種緣於貪污而來的汽車與花費的老爺，公子，是跟在她們後面跑腿的嗎？再退一步想，這種男人居然也真有經常辦公都是跑腿的，但到他既然有了汽車給女人進跳舞廳的時候，也怕不會不是享受汽車與舞廳的人吧？

何況事實明明白白地指給我們，在這社會上，正有许许多多為丈夫終身刻苦，負擔不計時，不計工，沒有一定報酬的勞役的應酬妻子；正

有多多少少吃糟糠的黃臉老婆？縱令由於她們直接，間接，有形，無形地逼迫了男人的貪污，促成了男人的貪污，而使她們的丈夫與愛人貪污到了有洋房，有汽車的時候，除了真有些婦女是有一種神秘的魔力，可以叫男人言聽計從之外，除了真有些無自主的膿疤之外，誰敢肯定享受這來自男人貪污的洋房，汽車的女人會是當時的黃臉老婆？誰能相信，大多數貪污的男子是爲了貪污能够得口紅絲襪……來打扮他毫無所利的黃臉老婆？

我們更無法逃避事實或者抹煞事實！在我們自己的身邊左右，祇要稍稍關心一下，我們的耳聞目見中，就會有多少殘酷的悲劇，那恰巧是——且到有了洋房汽車的男子，便早把與他吃糟糠的黃臉老婆活活地埋葬到這棄的墳墓與土坑裏了。這種男人，也許還不是因貪污而有洋房，汽車的正經舉貴的人物呢。至於一個連國法，公理，人格都不顧，都不長忌，而寡廉鮮恥，唯利是圖的貪污之徒，他要貪污，就祇是自私，自利，偏到一切屬於自己的虛榮。而女人的肉體，女人的美貌，也不過是像商品，像貨色，像金錢……一樣，是他所慾望的虛榮與私利之一而已。這樣的男子對黃臉老婆的情分，道義，又還有甚麼可說的？如果，一定還是要說，總之，他也是爲了另一個女人，還是爲了女人！果爾，我們就要問一問，是那一個人女人才能叫他們如此有所爲？又是那一個男子是毫無條件地爲了一個女人的支配而不惜貪污？自然，那又祇除了膿疤或者着魔的以外，我們就不能再一塌糊塗地回答了。

這不是說得太過份，實際上，貪污和淫慾是不會分開的。我們看歷來祇有貪污的昏君，惡霸，土豪，貪官，污吏，……就擁有左宮右院，四美三妻，就會狂嫖瘋舞，所以吃、喝、嫖、賭、與酒、色、財、氣、女人、玉帛，……總是相連的，女人！女人！可憐的女人，何嘗又不是貪污男人的一份貪污的目的呢？與其說：男子貪污是爲了要滿足婦女物質享受的慾望，未嘗不可以說，能樂於物質享受，追逐物質享受的婦女才是貪污的男人慾望最終的寄託啊！

這樣，我們就不得不否認婦女是促成男子貪污的基本理論，我們也

就要否認大多數的男子是受婦女的支配，最多我們祇承認：女子對於男人至多不過是影響。而這所謂影響，也不過是男人對於女子也會有的一樣，也就是人與人難都有相互的關係，相互的影響，比較最爲接近或者共同生活的男女，自然更有相互的影響與關係。但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至少在目前，一般的情形，大多數婦女仍然是處於從屬的地位，倒是男子多少還有支配她們的力量。所以在一個明白的好男人，那個婦女敢給他出貪污的主意，又那裏能管到男人的事？在一個昏庸的自私自利的男子，也何嘗會接受女人的忠告，而這種男子接近的，愛好的，追逐的也自然多半是並不懂得忠告丈夫的婦女！何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是幾千年愚弄婦女，重壓婦女的橫蠻教訓：嫌貪污，也自然會嫌貪污。屬於貪污男子的大多數女人，她們能有甚麼支配的力量？

男人貪污說是大半由於婦女已經是再不容許強辯了。然而，論說完全與婦女無關，這也是不可能的事實，至少是不應該完全視作無關。復明顯地，我們首先就應該警覺一點，男人影響，甚至支配婦女的力量還比較強大，婦女對於這種貪污的影響，惡勢力，應該是如何以最大的堅毅操空來防範，來抵抗，來克服，……以至最後能達到改造，糾正與清除的地步，那才是真正偉大的女性。固然，要婦女做到這些步驟的任何一步都是太不容易的，那太超越我們實際生活的普通理想，但對婦女，在婦女本身，我們不能不以春秋實備賢者的偉大意義來作這種鼓勵，這種希望與要求。

婦女們應該深切地認識，貪污的物質享受來取得愛情的男人，決不可顧，而且這種半夜肉跳心驚的享受，也決不能把這長遠的幸福，也更不配稱是神聖的寶貴的愛情！

論到男人的貪污對婦女們的看法與說法該是如此。而根據貪污最有效果的辦法是不是就在改變婦女的思想與行爲？這當然不應該僅是如此。我們該另尋真正最有效的正確途徑。這樣，我們還要瞭解貪污的主因。說貪污的主因，說貪污爲甚麼會成了現在這樣嚴重與醜惡已極的局面？這不但不能歸罪於婦女對於物質享受的慾望……，而且又何嘗可以

完全實極是由於這種貪污的男人認為他們是天生的昏庸，天生的卑劣與自私自利呢？很明顯地，現在貪污已經成了公開的醜臉，風行的劣跡。到處有貪污，遇事有貪污……雖然輿論，民情都在痛毀貪污，大罵貪污，而事實上，由於許多巨大的貪污黑暗的敷衍了事，滅口消聲，誰也就不能不認清了貪污與現實的政治有個嚴密的結合關係。貪污是政治行爲的一種活生生地表現，政治本體的組織，原理、靈魂、骨架、……總沒有先安排了貪污在內的吧？所以絕不是僅由於貪污而造成政治的腐敗；實在是腐敗的政治才造成和養育了貪污。這是確鑿的道理！

所謂腐敗的形成，簡言之，便是一些利益的保有者，爲了保障他們的這份利益，甚至還要鞏固，加強與擴大他們的這份利益，他們必須讓別人不能絲毫損毀它，讓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削弱它，阻止它，分散它，……於是他們必須把這份利益高高擱在一切之上，他們弄權，他們玩法，幾乎使社會的一切設施，倒成了這一切惡行的掩護。加之狠狼可以爲姦，官官可以相護，於是更有恃無恐，貪風大熾，一發而不可遏止了。

其下焉者，爲了薪給的非薄，物價的飛躍，終日困坐愁城，疊眉苦

論 偏 見 與 中 英 友 好

時 傑

十八世紀的中國大皇帝乾隆在接待英國公使時要後者叩頭，英國公使叩頭了，因爲這是中國宮廷禮，外交使臣當然只有奉行。從此以後，清廷對於外使的入覲都要求施行廷內的儀式。一八一六年，另一位英國公使僕僕風塵地已於平津途中，却因爲雙方的隔閡而沒有見到東方的君主。這時候的英國，是農業改革以後的英國，是瓦特發明蒸氣機以後的英國，是威靈吞戰敗拿破崙以後的英國，當然不願再受「天朝」的羈縻。但是，深居在京畿的廟堂裏大人們不知道列國進步的狀態，依舊迷戀

臉，仰事俯畜，尙感手足無措，哪裏還龍一心想，理勉從公？一遇可乘之機，遂不惜鋌而走險，若蓬頭光降，則又鄭鑰入家。於是「移付懲戒」呀，「拘役」，「監禁」，「褫奪公權」呀，「綁赴刑場，執行槍決，以昭炯戒」呀之類，全加諸這些該死的可憐虫身上。更於是，竊鈔者，竊國者，又復重見今世，廣植人心了。豈不嗚呼！

既如上述，則根絕貪污，除了澈底地摧毀與根絕這些自私自肥的民族敗類及時提高公教人員待遇以維持其最低生活之外，還有甚麼更換本與主要的方法與途徑？筆者殊無意檢討其基因，因爲其中牽涉的問題太廣泛，也是許多人有心無力去討論的。總之，要根除他們，要摧毀他們，祇要我們每個人自己放堅強，絕不幻想應付他們，絕不與他們苟且妥協，絕不委身於他們的路線上，去祇一點他們吃肉喝血的殘餘！與他們絕對隔離，向他們奮勇反抗，揭發，檢舉，更協助政府撲滅這一羣專挖牆腳的吸血鬼，使之完全奔潰爲止！那時，民生主義之遺可行，貪污之風一掃而光，那將是人類泱泱的揚棄，三民主義社會的茁生！那就再不可能有男人的貪污或者單爲女人的享受，而是福利平衡，共享民主，天下太平，皆大歡喜了。

於天朝的幻想，而不了解西方的文明與強盛。他們對於一切外國的看法都只是與倭寇等齊觀，充其量也只是歷史上的夷族蠻邦而已，故而一承四千年的傳統而以上國自居。二十六年後，自曼却斯得到利物滿的鐵路已通，英國的產業已因斷斷歐陸市場而突非尋常，正想乘此求取十三世紀以來所夢想的天堂(Cheer)的財富。在這時候，上國的大人們仍要保持那種傳統，却爲「滑鐵盧」和「彼得盧」(註：J. Peterloo, 係一八三〇年英政府武力屠殺民衆，脅迫民意後，民主思想者所贈的諷刺尊號，因其

在 Peter Square，故有意加 "1,000" 字的勝利者所無法接受。於是，不列顛的勇士們，在印度或南非沒有能扮演英雄的，都能發揮脫拉拔加 (Tirahans，英海軍收法海軍之役) 的光榮。當然，那時的中國連農業改革的階段都未到，武備的不修和文事的失宜自然只有作歷史傳統的殉道者了。接踵着的便是一百年的不愉快的中英外交：不平等條約，流血，仇恨。

平心而論，一八四二年中國如不與英國衝突，亦必與其他西方國家衝突，不是我們的芳鄰日本就是與美國的潘來艦隊。中國是多神教，或儒教，或無神論的；這與英國的宗教雖然不同，却不致於有過於嚴重的抵觸，因為這不是羅馬時代，不會將異教徒視作魔鬼。不過，感情上，即使到十九世紀末期仍然因為信仰的異趣而生疏與猜疑。可是更顯明的則是從儒教所產生的宗教觀念，濃厚的倫理思想，人治的，重情感的社會却與西洋發生不和諧，一方面沉淪於懷古的，浪漫的，人本的政治生活裏，而充滿鄉土的保守和家族的自利；他方面則浸淫於懷疑的，自利的，個人主義與法治的工業生活，又以遺傳的基督文明與國家意識作其生活的骨幹。這兩者的立場如此不同，互相不願接受對方的優點，自然只好走上不瞭解的途徑。嚴格地說來，從這不同的出發點推演的政府政策，其衝突的焦點只有比基礎的差異更為尖銳化。以鴉片戰爭為例，鴉片的貿易，英國方面認為是商品，輸入與否的關鍵；其問題在於中國政府自己能否禁吸，而不能突然沒收商品，損害商人的正常貿易；中國方面却認為這是夷族毒害國人的方法或者騙取金錢的手段，就根據傳統的天朝的觀念而沒收，猶之任意殺死海盜一般地合法，罪料這却不合當時西洋社會公認的國際公法，於是西洋人依據自己的慣例便認為這是戰爭的口實，而戰爭就無可逃避了。又，英國的水手後來在廣州殺人被捕以至正法，在中國方面看來是殺人者死，是農業社會普通承認的原則，猶之英國的 Common Law 一般。但是，英國却認為殺人有故意和過失兩種，須看犯罪的動機，不能一概論罪。這樣，就發生了法律觀點的爭執。但是，這些爭執都不是兩國民族有意的籌劃，而是雙方都被根深

蒂固的傳統思想所束縛，不能獲得友誼的瞭解。

鴉片戰爭的勝利屬於英國；在這以後的一百年的屈辱痛苦屬於中國。但是勝利者獲得些甚麼呢？中國沒有被征服，英國也不能在中國再使佔香港以外的領土；這些不幸都是可以避免，而雙方的領導者却不能退止偏見與誤解的繼續擴大，不能早謀解救的方法。英國在一百年前那次戰爭時本來並不希望戰爭，政府的首相帕默斯 (Lord Palmerston) 亦訓令義律 (Baird) 儘量勿使發生擴大的流血，但是義律和別的冒險家們在狩獵印度平民之後捨不得這個機會，遂使事態益趨嚴重。英國和別的西洋強國想用別國民族的鮮血以鞏固帝國的安全繁榮，在這一百年間事實證明只有促使帝國的崩潰；亞洲各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愈演愈烈，勢非達到解放的目的不可。當然，一百多年前中國的以天朝自居是一種意障；因為西洋人並不是一夫羊之性，而且自居比中國更為進步的文明。在這一百年間的西洋人，除了真正通達事務的有識之士外，多半將中國人作為野蠻人看待，拚命地將自己所不願承受的機券與不公加諸中國人的身上，這也是同樣的愚頑。因為中國的衰弱落伍是由於歷史的閉拒，而不是先天的「劣種」。西洋人笑中國人擁電車不守秩序，又笑中國人的東北不抵抗；等到倫敦在戰時因車輛缺乏，也發生擠軋時，才知道這是人性，而身為頭等紳士者為了飢腸轆轆急於晚餐亦不得不犧牲廉恥了；等到新加坡，仰光的不抵抗傳來，又與中國當時的抵抗比較，於是又知道某些國家的不抵抗亦正不下於中國，而這些國家又正是自命的決大國也！西洋人喜歡輕視東方人，自己則洋洋得意居於征服者或優等民族的尊號，但曾幾何時歐洲出了一種更為優秀的民族，將別的民族視作劣種而作為「殺人工廠」的原料；亞洲方面也將白人弄成次等民族的地位，不許後者坐頭等電車；至此乃又知道優等云乎者，劣等云乎者，還不過是一種下等輪絲，一種偶見，一種幻想，一種自殺而已！

在這次大戰以後，大家的見解稍微開了一點，東方沒有那種罵「英夷」的滿大人了，西方的冒險家也被理性與教育所感化了；東方和西方已不似詩人克別林所說的那麼永遠不能離頭。同時 Carlyle 說着

大自由的口號而來作永久和平的基石，列國合作的局面終可替代不幸的爭執。但是，這是大家的理想和希冀，而且亦只是這些，而不能立刻實行。因為人類太被「過去」所統治了；過去的謬誤和偏見追蹤智慧而混入進步的輪軸。這些不良份子——明顯的是人類和平幸福的賊——誠然可能發生在地球的有些部份，可是現在却在若干素來稱為自由民主的地方，例如英國，也依舊能從二次大戰的荒墟裏再抬起頭來。其音容居然仍然是十八、九世紀殖民家的模樣，實在令人不能不為自由和民主而痛心……

這就是過去賽林上議員等等的宏論。他們的宏論在表面上是爲了援助中國的走向民主途徑，在實質上則是帝國主義的老調。他們希望把馬歇爾的「調停」改變而爲「四國干涉」。他們希望毀壞中國，以重新入於前一百年的瓜分狀態，以便大英帝國繼續在遠東站於宰割者的地位。奇怪的是他們喜歡把調停與干涉混爲一事。因爲誰都知道調停的本意是客觀的援助，完全是一種善意；干涉則是強國對於弱國的侵略行爲，不尊重被干涉國家的本國意志和自由。在和平的美麗的面幕下，英法兩國在葛尼烈干涉他國的自由，出賣了東歐小國的獨立，但是巴黎被征服後，幾乎倫敦也險遭同一悲慘的命運！現在，倫敦的斷垣尚未清除，竟又要「干涉」了。殘害他人的生命自由也許是冒險家的快樂，而殘害自己的生命自由亦是他們的快樂嗎？還有，一國的政府應該由本國人民自己決定其組織，而他們却要干涉干涉的口號則竟爲了民主自由！他們屬於那種英國人：格列佛遊記所說的大人國裏的小人物，小人國裏的大人物。口口聲聲的莎士比亞，牛頓，或者上帝，却用百合花來裝飾生鏽了的屠刀；大約想乘獅子半醒不醒的時候再加上一斧，以救濟斯雷得肉荒吧。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不是過去的許多年那聲可以任意被人愚弄的時代，普通的人（The Common man）都會有足夠的思想與力量來判斷真實的是非，而不願受偏見與私慾的欺騙。英國人民一定不會再同情這些大人先生的高論的；因爲他們所能分享的冒險家的劫獲品微乎其微，而柏林的炸彈却炸倒了他們溫暖的家，和殺死了他們的兒子與丈夫。事實上：上議院先生們的宏論發表以後，在國際上或英倫沒有發生意外的

效果，亦可以證明英國和別國的有識之士都不如何重視這些偏見了。這也許是因爲世界人民都有了比他們曾祖父們更多的理知與感情，又怎可不爲民主自由，和平公理而慶幸呢？但是，爲了使二國人民或全球人民之間的和聲更明朗化，大家又爲何不更進一步地檢討各人的優劣，以促進真正的永久的合作與了解呢？

一七三八年九月四日的紐約報紙上登有下列的出售廣告：「英國人，吉洲乳餅，黑人各若干，黑種姑娘一口及威爾斯人數口」。這是黑人作家 Rob. O'Leary 在未來新世界（New World Awaiting）所引的。可知中英鴉片戰爭之前一百年，英國在美洲殖民地尚有如此不民主不自由的野蠻事情；到現在，販賣英國人間或在「白奴販賣」一項的犯罪下可以尋到二、三例子，而販賣黑人亦已視爲非法了。但大家對於英國先有了這一類的概念，就不致於誤會今日英人如此吹噓的自由問題，即使在若干簡單的名目下，亦只是近百年來的演化。因此，如果看到今日中國存在許多不合理或不合英人生活標準的事實，大可以不必一定要硬定爲次等民族，生生地讓四強來干涉她。然後，再看一看這些大人先生所口誅的中國的不民主，似乎英國已登民主的天堂，而英人人人爲天之驕子了。可是，W. B. Munro 教授却心直口快地說：「多數政府驕橫……爲一種平常人肉眼所看不見的潛伏勢力所控制。」（見 The Invisible Government 第一章）這種勢力是甚麼呢？不必說，是非民主的，矯作民意的政客。大家一定不會忘記這種同一勢力曾於江甯條約以後在中國造成多少流血，阻止中英兩大優秀民族人民間的攜手！也一定不致忘記同一勢力曾經使二次大戰奪去幾千萬人的生命財產。這種勢力或者深居廟堂，或則昧於時勢，或則不關心人民的利益，從冒險家或買辦流氓方面得到不正確的情報而振振有詞，其實小則足以禍害本國人民，大則破壞國際和平。爲了人類的幸福，這種勢力與偏見應該加以制止。——而絕不是像他們所說的輕視中國人民，宰割中國人民的血肉，或者黑手的干涉！

的確，中英兩國在江甯條約以前或以後都是不平等；以前是中國的不平等待遇英國，後者的行文要加上一「冀」的字樣，後者的使節稱爲「夷館」；以後則是英國的不平等待遇中國。自條約以後，這些偏見造成的不平等和隔閡既已消除，希望兩國人民不再受這些大人先生的影響而繼續友好合作。也爲了這個目標，大家最好相見以誠，而也絕不應有如上議院先生們的信口雌黃。國際永久和平之路尚遠，愛書所感，以獻於英議會訪華團之前。

扶掖工業與挽救當前危機

關切

寫在雙十一工業節之後

「工業節」這名稱，在中國尚屬最新的創現。這是全國工協第一屆年會的決議，也是全國工業界共有的節日。佳節雖逝，而感時時艱，實仍不禁使人低徊往事，感慨萬千。諒書所觸，以就正於國人。

中國是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中國的工業，也一直在坎坷的道路上爬行。抗戰前，由於交通隔絕，資源開發及資本集中的畸形的發展，積年以來，遂致沿海沿江各大都市，如滬、津、青島以至關外各地，成爲工業的神經中樞。九一八變起，東北工業則首先整個陷於敵手，供廠資用；嗣七七抗戰軍興，政府力量不足以維護沿海各地工業的安全，於是經濟部工礦調查處的主持之下，沿海工業，就開始遷向大後方，其中在陝川江，受迫敵機，真是艱辛險阻，帶竹難書。而當時緣於抗戰的高潮，人心的振奮，不啻含辛茹苦，割肉填坑，終使這一點點被剝削的弱小工業，在西北，在西南，在無垠廣漠的沙漠，在斷崖峭壁的山坳，又建立起一根根矗立雲天的煙突了。當時前後方大部份的軍需民用，既賴以解決，而所謂的民族工業，也因此而邁向勃興之途。

誠是好景不常，由於戰爭的延長，支用日繁，政府收支，遂陷失衡，通貨因隨之膨脹，信用却爲之緊縮。原已在掙扎中的中國工業，在初便因內遷而大損元氣，嗣逢政府緊縮信用，資金益告短絀，原料缺乏，生產萎謝，旋因管制政策的倡行，更使這種情形日趨嚴重。勝利以還，國內仍未獲普遍安定，工業原料的來源愈減，供應益艱，兼之外貨傾銷，中國工業，遂日漸奔向沒落之路，減產停工，幾成一般現象。於是，通貨膨脹日甚，物價天天飛躍，生產品亦隨之邁步。但原料價昂，往往實出成品，其價格不能同時購進再生產所帶的等值原料，并且這種著顯有日漸擴大之勢。中國工業的危機，實不能不令人深致隱憂了。

因之，我們簡單地認爲：

第一、當前社會已面臨一嚴重危機，這危機所招致的，則不外農村破產，百業蕭條，民不聊生諸端。其惡性循環之傾向，已如前述，勢非釀成生產整個停頓，社會廣大失業不止！欲挽此狂瀾於既倒，必須急切地從事於工業建設！建設可以增加生產，由增加生產可以救濟全民經濟生活，此其一；建設也可以減少失業，由減少失業而使人民恢復信心，對國

事寄託希望，消彌禍患於無形，此其二。

第二、緣於戰爭的延續而形成通貨的惡性膨脹，更由於通貨的惡性膨脹，致使政府在恐懼的心理下，對於信用的大加緊縮，其結果使工業界週轉欠靈，經費之來源益加困難，即原在進行中之生產工業，亦因經費不繼而陷於緊縮或停頓。爲挽救目前社會之經濟危機，政府似應高瞻遠矚，針對需要，迅速扶植垂危的工業！絕不可因藉口影響通貨膨脹，而棄置不顧！實言之，即有利於當前情況之任何生產事業，政府均應毅然決然予以大量貸款，使其迅速復甦，而協助建國大業的進行。最後，吾人并須指出：獎勵生產，扶掖工業，那猶有待於戡亂的迅速底定，即是說，它尚需要一個安定的局面，也就是安定爲一切建設的大前提！

無

聲

中央社東京十三日合衆電：美第八軍總部宣佈：美兵三人因綁架及強姦日本少婦金井之罪，被處無期徒刑。據審判證據所示：該三美兵於六月七日夜乘大型吉普車返工程處時，於途中將上述少婦架上汽車，當時彼等不顧被審人之反抗，及附近親友之攔劫，將車開至路旁運行強姦；該少婦旋於當晚脫逃。次晨三犯罪美兵，遂遭美憲兵逮捕。（見八月十五日民言報第三版）

聯合社南京十二日電：華盛頓電訊稱：美兵皮爾遜去年十二月在北平所犯強姦（編者按：係強姦北大女士沈崇，伊父在交通部服務，伍其皮爾遜原判無期徒刑。）案，已由美國防部長羅斯特以證據不足，宣佈原判無效云。此間外交部方面聞訊，大爲驚奇。……（見八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

本（大公）報北平十三日發專電：美軍皮爾遜被判無罪後，……中外記者紛紛向北大胡適校長徵詢意見，此老考據學者以鄭重態度表示，彼並未看到合衆社原電稿，僅允記者公開其一句話，即「此乃一件極不幸之事件。」（見八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導報

梅園·藍家莊·鳳頤村

黃立文

一、「延安客」寄南京

梅園新村，過去是所謂中共（匪）政協代表團和中共（匪）駐京辦事處的所在地，有了延安的嬌客住在那裏，梅園才被汽車司機，黃包車伙們普遍地知道。有了延安的嬌客們住在那裏，梅園才成爲大家所常常提起的地名。

那是幽靜的地方，方橫十多里的南京城常常把很多街道擺在荒涼冷落的角落，梅園雖然也略略偏東，可是，却仍然列在「中心區」的範圍。從國府路（現名林森路）朝東走，越過市區和下關貫聯的小火車道，再去，就是梅園新村。梅園新村是「條兩邊鄰比着小洋房的街道，很短，祇有那麼五十幾號門牌，像一條弄堂，然而弄堂底是可以一直通到大悲巷去的，從大悲巷向北，却又可以走到珠江路。

這條既沒有梅花，也不是大花園式的弄堂，路面是用青磚鋪成的，但道旁的法國梧桐，綠葉成蔭，倒有點像上海周恩來公館所在地的馬斯南路。在南京，這幾乎是唯一有法國梧桐裝點的街道。

房子是用法幣「頂」進來的，看在鈔票的面上，有房地產的本土人都想和那所謂的「延安客」做成一筆買賣。四月間，用四千多萬買了梅園十七號，七千多萬買了梅園卅號之後，屋主們都來和周恩來的副官龍飛虎接頭，希望中共能夠再買幾幢房子。

嚴格地劃分一下，「中共（匪）政協代表團」是在卅號，「駐京辦事處」却在十七號裏面，兩幢房子的佈置有兩種格局。十七號住的人比較多，房子不夠用，又在六月末將有着幾棵樹的小院子填了起了樓房。進大門，右手傳聲室的幾個年青人，差不多無時無刻不在看報，閱讀雜誌。一大堆書報中，你可以找得出各式各樣的報章，「自己的」

新華日報，政府的中央日報及和平日報，右極派的救國日報，自由主義的文匯報，「民盟」的民主報，青年黨的中華時報等等，等等。傳達室向前走，右手是填了院子起的樓房，樓上是寢室，經常開了收音機播出發音樂。樓下是容容百人的飯廳。用加巴爾特色的小屏風，開了一個小客廳，那位雙手譯過「鋼鐵是怎樣鍊成的」的梅益，就坐在白桌布蓋面的長方桌子底西首，用所謂「解放區」運來的烟捲招待新聞記者。

新樓房對過是一座原有的，兩層的房子，樓下是辦事處各種辦公室，和一大一小的客廳，樓上却是宿舍。有了飯廳裏的小屏風客廳後，裏面的大客廳就不常開放。過去，那間大客廳是接見記者的地方，有大壁爐，有藍布罩着的六張單人沙發，向東和向南都有大的，明亮的玻璃窗，熱天，天花板上大風扇團團地轉。冬天，爲了節省燃煤，壁爐沒有生火，却另外擱了兩個火盆。朱德六十壽辰那天，天主教徒們放「聖母像」的壁爐上方，却安了一個租回來的霓虹「壽」字。客廳後面，是發言人梅益和他底助手的工作室，裏面一架架經過整理的報紙和雜誌，像大報館裏的資料室，此外就是幾張寫字桌和一座電話機。小客廳和大客廳隔了一條小走廊，隔了兩間房，是一個適合會見四位到六位客人的地方。

梅園卅號，頂人多的時候，住着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李維漢，陸定一，李敏然（李立三），廖承志，齊燕銘，王炳南。這是一「中共（匪）政協代表團」所在地，普通的客人都很少招待到這邊來。和十七號斜對門，門前多了一條橫弄，大門不像十七號朝西，却是朝南。一進門就是一座拋荒了的小花園，早上和黃昏，周恩來他們就在這沒有什麼花朵的小花園裏散步。傳達室也安在右手，兩個青年人安坐在那裏非常

機械。有人推開大門，他們就早已從室內出來，看官是誰？誰說眼中常常露出過份敏感的神色，但還是水汪汪的，一副笑臉，其裏面有過小花園，上階台，左向是客廳，右向是書房的房間。客廳裏置得如爲精緻。放在地上，半身高的收音機可以聽見延安，舊金山，華盛頓，成功湖，莫斯科，倫敦和巴黎的廣播。左角上，黑色的木架承起一個尺多高的窄插花瓶，沙發散在小圓桌的四週，棕色的窗簾，窄窄的窗簾的方形門中也垂着和窗簾同一質料，同一色彩的簾幕。周恩來和他底夫人鄧穎超，返延安之前，是住在樓上的前房的，前房窗子，白天，可以看見明故宮機場一片大草地，晚上可以望見太平路以至天子廟如燈拱紅了的夜空。

因爲「解放區」的「富足」，住在南京的「延安客」一點也不害怕。工友們吃飯，和周恩來沒有什麼分別，一桌人，經常是二菜，一素，一湯，頗爲「豐盛」。似乎真有「不虞虞乏之自由」。廚房在十七號大飯廳的背後，大客室對面，兩根黃牙白放在那裏，搶着闖進你的視線。

梅園是有「延安客」之後，才那麼名噪金陵的，過去談判進行時，真是車水馬龍，每天光是新聞記者的吉普車，就總有一二十部是在這裏停一兩個鐘頭。但周恩來却將這份熱鬧帶走，留給人民的，僅是爲了一已利益，滅絕人性的叛亂了。

二、居陋巷，人不堪其憂

藍家莊簡直有點像陋巷。圍在城牆裏面，但也像在荒郊。那過往所謂「民主同盟」（編者按：該同盟均結共匪，參加叛亂，已由政府於十月廿七日正式宣佈爲非法團體，禁止活動，嗣後明令解散，其亂亂匪，而維治安。）既沒有足夠的錢，也找不到好房子，不說好房子，就連「窮用」也談不上。僅身荒郊陋巷中，幾位所謂「口頭」的擠在一起。樓上四間房，當中一間，廳子用木板隔開，前面是他們的「會議室」，後面是飯堂。四間房子，每兩位先生合居一室。前樓的右面是沈鈞儒和梁漱溟，左邊

是章伯鈞和一位姓許的「中委」。後面右手是羅隆基與張申府，左手常常關着，不知道住什麼人。黃炎培去南京都是帶了太太去，夫婦倆住在地下室的後手左房中，地下剩下一間房子，每間住着三個人，是「秘書」一部份「中委」和事務員等。

樓上和樓下沒有什麼顯著的分別，當中是廳，左右各兩間房，而且都是朝北有一條走廊，石砌通花欄杆，和房子的寬度一般前後，四尺多深，樓下的走廊，不見得有什麼好處，樓上却成爲唯一的好天地。尤其在秋天，沈鈞儒，梁漱溟他們，穿了白色的紡綢小褂或白夏布小褂，泡了茶將茶杯放在欄杆上，坐了藤椅子，不必搖扇，吹不進中心區的東南風，却在這裏來回蕩漾，門前兩棵小樹，左手一棵大茶團，別有一番樂趣。一位對重慶有舊情的朋友，說坐在這座房子裏，如同置身階都，舒服極了，是的，這房子的式樣，在重慶是最容易看見的，所不同的，就是并非竹籬糊泥，而是青磚造的。

到藍家莊去，真是麻煩的事。從中山車路折入成賢街，一直的北走，又是過小火車道，看見了城牆，還不知道藍家莊在那裏。走完了成賢街（一條很長的街），盡頭是考試院。考試院是中國式的大建築，一排三層朱色，有着很多銅釘的大門，前面一坵草地，那一段路修得比較好，很有北平味道。考試院右邊一個小山，綠樹叢托出鷓鴣寺的紅牆，是求籤，吃茶，打橋牌的地方，依然柏油路面。考試院的左手，是碎石黃泥路，一條破了的木橋，橋那邊，有八九家棚戶丁賣香烟，大餅，油條和饅頭，還有一家也是茅草蓋的剃頭店。走過了這些破茅屋，就是第十五號屋——就是所謂的「民主同盟駐京辦事處」。這幢樓上樓下都是一窩四房的屋子，并不當街，還要從公路上走一段短短的泥陋巷。一下兩，藍家莊（考試院）過橋就稱爲藍家莊）就爛泥登陸，要穿了靴子才踏得過去。由此，「民盟」的房子，常常被訪客帶進來的泥巴弄得很難。尤其使深夜採訪的記者們心寒的，是那條破木橋。橋身小，僅容一架會背車，向成賢街那邊的木欄杆已經塌了，木橋的支柱也已朽腐，橋面木板塌落，一不小心，車子會直衝下那條小溝去，一丈深的小溝，準會叫坐

車的人吃盡苦頭。

因為房子矮，沒有方法看見城牆外的玄武湖，祇可隔着玻璃朝東遠望紫金山。看那一堆白色的中山陵。房子也是花了三千多萬「頂」進來的，除了這座二層樓之外，大門裏面的附屬建築物中還住着房東，所以關起大門來仍然是有「雜人」。參政會搬來的汽車，過去是露天存放的，後來方在大茶園的隙地上用竹籬修了汽車間，但因為那邊風大，而且承造人偷工減料，三個月一過去，竹籬汽車間就壞了。

室內的佈置如此單調，四面白壁上毫無飾物，樓下的客廳，祇有一張長沙發和一張小沙發，此外是茶几，但某些報的記者却故意諷其寒儉，謂其客廳很華麗，拿句某同業的話來說，這原來就是「從孫山來的人處看法」。

「民盟」的政協代表們，安心住在這幢房子裏，大家擠在一起，同起同居，同飲同食，記者們的訪問，也是暴熱暴寒，橋頭上的黑衣警士，也數十天清閒，數十天忙碌，和平談判熱烈進行，他們也通宵達旦的巡來巡去，和談過去了，警士們天黑就進小棚戶烤火，狀頗悠閒。

三、扭歪了嘴臉的鳳頭村

青年黨駐京辦事處在鳳頭村，鳳頭村其實是條弄堂，打個恰當的比喻，就是上海北四川路臨大街的什麼里，什麼弄。這個「村」像扭歪的嘴臉，房子不是方形的，弄堂本身也斜而彎曲。中山東路，大街上，經新街口向下開走，過了鼓樓不遠，就是鳳頭村，比起藍家莊來，鳳頭村在交通上說就方便得多了。弄堂進去第三間，青年黨辦事處是不安上什麼標誌的。坐在典尺形的客廳中，倒也安適悠靜，住在這條弄堂的人，似乎都是頗有教養聽不出噪雜聲。

典尺形的客廳是中型的，白玻璃燈罩上透下來的燈光，使榻地花面的沙發，裝飾，淡色的窗簾都顯得幽雅舒適。對新聞記者和羅可親的李璜，每次都是請大家在這裏擦天，都是希冀來客多坐一刻。自李璜離京以後，鳳頭村接見客人的，都是穿長衫博條斯理的魏差，「巨頭」們總

是不幽和新聞記者會面。那幾位博條斯理的魏差，住在客廳對面兩間房子裏，再過去是李璜的居室，別的青年黨代表住在樓上。樓上和樓下是一式的，有五間房。都相當明亮。自從國大召開，青年黨出席國大代表來了以後，多數都擠在這里，這幢房子就變得異常熱鬧，弄堂外面也經常停着綠色的「國大代表專車」。

青年黨黨魁俞琦和一兩重要負責人，另有頤和路的房子安身，不住在這里，也不常來，有事時總是打個電話來就算了，頤和路因為從來不接見記者，所以去過的很少很少。至於這幢鳳頭村的房子，是租的，頂的，接收的，也沒有人知道，他們自己沒有說，也沒有人問起。

比起上海海格路青年黨總部來，鳳頭村在外表上就顯得失色，紅磚牆上已經舊了，內部的建築也不好。他們搬進來以後，據說曾經修理過一次，粉了牆頭，漆了樓梯，談不上闊氣，但也不如藍家莊「民盟辦事處」之蕭條。

在市區裏，而且是弄堂房子，附近的建築擠迫得很緊，沒有隙地，無法遠眺，住在這房子裏唯一可以活動的地方，就是那條不正直的弄堂，他們散步，祇得坐了汽車出去。

本文為客歲十二月間上海國際新聞社黃君寄來之通訊稿，今日讀之，雖不免有明日黃花之感，但悔箇，藍家莊曾一度為新聞記者採訪中心，其中究竟，諒亦為讀者所樂聞，刻共匪叛國，禍延千里，民盟附匪，明令解散，上述二處，想與昔日，王謝燕去，鴛鴦鴛飛，然亦足證不能代表人民及其利益之政黨，終易遭受沒落之命運。爰特補刊於此，以備讀者。

編者附註

約稿

- 一、本刊園地絕對公開，舉凡時評、論著、雜文、小品、通信、報導、小說、詩歌、戲劇及譯文(須附原文)等，均所歡迎！
- 二、來稿請用稿紙並請寫清楚，一經發表，即以每千字一萬五千元至四萬元現金奉酬。
- 三、文稿請自留底，無論附郵及刊載與否，概不還還。
- 四、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事前聲明者例外。
- 五、作者請具真實姓名及地址，惟發表時署名者除外。
- 六、來稿請逕寄本刊編輯部，(青島郵局一四四號信箱)勿寄私人。

「色情文學」及其他

蕭劍意

關於「色情文學」的討論，在文學界中，已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了。在過去，我們曾見過許多關於「色情文學」的論說，有的主張「色情文學」是文學的毒藥，有的則主張「色情文學」是文學的精華。其實，「色情文學」的定義，是極其複雜的。它不僅僅是指那些描寫男女情慾的作品，更是指那些在藝術表現上，具有色情色彩的作品。在文學史上，「色情文學」的出現，是與社會的進步和藝術的發展相聯繫的。在封建社會，「色情文學」往往被視為下流文學，而在現代社會，它則被視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色情文學」的藝術價值，是與社會的進步和藝術的發展相聯繫的。在封建社會，「色情文學」往往被視為下流文學，而在現代社會，它則被視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色情文學」的藝術價值，是與社會的進步和藝術的發展相聯繫的。

在文學史上，「色情文學」的出現，是與社會的進步和藝術的發展相聯繫的。在封建社會，「色情文學」往往被視為下流文學，而在現代社會，它則被視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色情文學」的藝術價值，是與社會的進步和藝術的發展相聯繫的。在封建社會，「色情文學」往往被視為下流文學，而在現代社會，它則被視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色情文學」的藝術價值，是與社會的進步和藝術的發展相聯繫的。

十一月廿八日



不可教選民糊裏糊塗的投這一票！

——各黨派和候選人除了爭執名額請客拉票之外

也應該拿出政見主張來給選民看看——

國民大會代表定於本月二十一日舉行普選，從今天起計算，為期不過兩天，各地競選活動情形更加熱烈緊張的展開，概可想見。我們對此，老實說並不感到特殊的興趣。這並不是故意說洩氣話，更不是不贊成民主政治，而是根據近幾個月來各方所表現的情形看，使我們不能不生此種感想。我們老早感覺到目前國家所急迫需要的是如何平息內亂，安定人民生活，挽救經濟危機，這些實際問題的解決辦法，而不是僅僅帶一塊民主的招牌，如果更因為選舉問題而發生許多不必要的紛擾與爭執，徒然增加局勢的困難，浪費人力、物力、財力，倒不如暫時不搞這一套為好。這就是我們對此次普選並不特殊興趣的理由。最近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曾號召黨員不要驚於競選，致忘救國救民之大責重託，實為一至明智之指示。而連日各地籍籍國民黨之軍政人員多紛紛聲明放棄候選人資格，能如此捨選黨的領袖之指示，此種現象，殊可佩服，更足見我們以往的看法並無錯誤。再就普選本身的情形來講，這幾個月來，在中央是三黨為提名多少，爭持甚久，不僅要求增加名額，分配地區，而且要求保證當選。好像這件事與選民並無多大關係，祇要三黨協議，自然都可當選。而且還有黨派負責人士，居然一再表示，如果提名不能足額，當選不能保證，便情願退出政府。這樣又怎能教人看着不疑心是類似「分贖」？是祇把普選當成一種形式？在各地地方，則請客拉票，酒食徵逐。傳聞有人準備以賄計的鈔票來參加競選者，此雖不免言之過甚，然而花費三幾億，則似屬「甚尋常之事」。因此之故，中產以下的人，如無黨派作背景者，雖有清望碩德，恐亦無法爭取此一代民意之資格。而許多想獲得定可當選把握的人，乃不得不臨時投機，加入某某黨派，於是身跨兩黨之醜態現象便發生出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照這樣的情形，如果說經過這次普選，便會使中國民主政治建立一良好的基礎，我們實不敢過分相信。

誠然，在民主政治開始實行的時候，也可說是「學習」民主的時候，自不免有許多幼稚的舉動，正如孩提之呀呀學語，難免時有錯誤。同時副主席孫科亦曾說明，政黨提名為各國均有之先例。還有人說，在歐

美先進民主國家，在選舉當中，也時發生暗選打架的事，中國又何能獨免？這些道理，言之確鑿，振振有詞，我們自然不能說是不對；何況今天中國民主未開，一般人民對政治興趣不甚濃厚，甚至不知普選為何事者，亦大有人在，當尤應提名競選，也可以說捉着他們的手教他們照我們所決定的寫那一票，都是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但是，正因為是要使大家學習民主，要使那些從沒有見過民主政治究竟是什麼東西，使大家才建立的人，也增加一點常識，那麼，最少限度，這一次普選儘節內容是事先有了決定，而形式則似乎仍不可不具備。換言之，即其為着今後中國的民主政治打算，這開宗明義的第一章，至少不可忽留它所應具的「教育」的意義。因此我們認為目前各個參加競選的黨派，至少得將你們準備將國家弄成一個甚麼樣的國家，參加競選的各個個人，至少得將你們個人準備如何代表民意，代表些甚麼民意，也都應該給一般選民表示一番，使一部分還有政治興趣，還有點知識的選民也瞭解你們的意圖。難道說捉着人家手去寫這一票，還得先蒙上人家的眼睛嗎？如果是存這樣的心理，那就離民主太遠太遠了。

我們知道，世界各國政黨與個人競選時，政黨必須先宣布他的政綱，或者基於其既定之政綱對時局的主張。在個人，也必須先發表他的競選演說，說明他對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某一問題有一種見解與主張，和他參加政治活動的抱負；並宣布個人的學歷，經歷，爭取選民的認識與同情。經過這樣一個階段，選民才能就其所歡迎的人去投那一票。現在離普選祇有兩天了，我們祇看見大家爭名額多少，奔走呼號，拉票請客，會沒有看見對這些準備拍胸脯的選民有任何表示。即令各黨派已有既定之政綱政策，但是在國家如此時危急存亡的情勢之下，你們的救時良策是否也可以提出給我們看看？至於參加競選的個人，有許多認為祇要中央題名錄已經公布，便可垂手而得，他們不僅沒有打算發表甚麼黨綱的演說，也許根本沒有功夫去想任何有關國家人民的問題。那些身兼黨籍的人，也許還有若干對所屬黨的政綱政策並無深切的了解。當然也就無法提出一套政治的理論，發表一點對時局的主張。

即以平市而論，截至本文屬稿時為止，我們還沒聽到某候選人向市民有點甚麼表示。依我們推想，如果是在歐美民主國家，在選舉快要舉行的時候，例如在北平，那些公共場所，如北海公園，中山公園，都會由主持選政機關，臨時設立若干演講台，以供競選者之演講，而競選者也必絡繹不絕的登台發表他的政見主張。但是今天的北平市，除了昨日有盧鴻基招待記者一次之外，我們却並未見有人對市民發表過他的政見主張，甚至連一篇文字，乃至一篇自傳，都沒有見過。這種教人糊裏糊塗去依計而行，投上一票的普選方式，其不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辦法嗎？我們為着愛護中國民主政治的前途，願以北平市民的立場，建議北平市今天主辦選政的人，除了籌備選舉的各項手續場所以外，還應該注意到這些富有教育意義的民主形式。本文屬稿至此，得閱中央社台北十八日電稱：「台北國大代表競選早已熱化，各候選人連日聯合發表政見演講，各選民於風雨交加中，前往聽講者仍極踴躍」。我們不相信今天的北平市民就一定會不如那些台北的人民，可是並沒有見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發表過他對選民的演講，又教我們從那裏去「洗耳恭聽」？果然主辦者和參加競選者都準備省略這一個節目的話，那麼我們推想也許有許多真正瞭解「民主」的人會不願這樣隨便去寫上選票一票，可能他情願放棄這一個可寶貴的選舉權。

本來，所謂民意代表，祇是一個義務，一個責任，而決不是一個官兒；今天公然會有人不惜鉅資來爭取這個義務與責任，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也不能不說是中國民主前途的好現象，但是我們總希望大家既然願意挺身而為人民服務，就至少不要忘記了「民意」這兩個字，不要視全體選民都是渾渾噩噩之流，即便是一假戲一真唱一真唱一一下為妙。

——轉載十二月十九日北平世界日報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最近政府突然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負責當局甚至將將適用一處置後方共黨臨時辦法加以處理。在民主時代的今天，尤其在政府宣稱積極行使的前夕，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此舉業已引起社會注意，我們站在自由國民的立場誠有不能已於言者。

政府此舉旨在消滅民盟，且不論其直接效果如何，實對民主憲政的前途留下極惡劣的影響。為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壓迫民盟之舉，實難免於「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詭術。充此而言，勢必至於摧依附政府之政黨始能活動，惟願從當局之人士始得自由。一不合作，遂謂之「叛」，稍有批評，遂謂之「亂」，又且從而「戕」之。試問人民的權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們即便不為民盟不平，也不能不為國家前途、為人民安全，感到深切的憂慮。政府如簡捷了當明白宣告不復實行民主憲政，我們即無一話可說。政府既尚宣稱維護民權保障自由，則我們還願意鄭重進其忠告：對於一個持異見的在野政團如民盟者橫加壓迫，強加摧殘，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舉動。

從法理的觀點言，我們更願指出幾點。團體固為各個人所組成，但個人行為却不一定即團體意志的表現。政府所列舉民盟某些份子的若干行為，即使確有其事，也不當影響其所屬團體的合法地位。例如抗戰期間各黨份子或不免有附敵者，我們不應就該黨為賣國的黨。此其一。團體而被解散，其組成份子之個人絕不應因團體而株連。民盟盟員個人倘無違法行為，絕不應因其身為民盟盟員而有罪。例如目前南京民盟人士之被監視是不當的，所傳強迫民盟份子有限登記是無理的。此其二。人民如有犯法之罪，拘捕必須依法，審訊必須依法。至於政治罪，尤應許其有公開申辯之機會。此乃法治國家之起碼的條件，無待申論。這是說，近來各地層出不窮的「失蹤」事件也都是破壞法治損害國家的現象。此其三。

據上所言，為民主憲政前途計，為人民基本權利保障計，我們願以自由國民的立場，向政府嚴正陳言：（一）對於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一事，應當重作決定；（二）倘民盟竟被解散，其事後各事之處理必須照公平合理之原則，不得稍有蹂躪人權之舉；（三）恢宏氣度，實已容人，纔是賢明執政的作風，政府於此尚須多加留意。饒之所在，不容緘默，願與全國人士共勉之。

- | | | | | | | |
|-----|-----|-----|-----|-----|-----|-----|
| 周炳琳 | 金岳霖 | 趙紫宸 | 張頤 | 朱光潛 | 朱自清 | 陳達 |
| 趙承信 | 張雲岩 | 鄭華燾 | 鄭天挺 | 俞平伯 | 許德珩 | 吳之椿 |
| 邱椿 | 干鐵崖 | 樓邦彥 | 戴世光 | 孫雲鑄 | 鄧以鑾 | 楊人楨 |
| 袁翰青 | 雷澤理 | 錢偉長 | 余冠英 | 胡世華 | 樊弘 | 容肇祖 |
| 嚴景耀 | 翁獨健 | 馮至 | 游國恩 | 費青 | 任華 | 黃履 |
| 鄭昕 | 李廣田 | 孟慶基 | 張龍翔 | 陳振漢 | 孫楷第 | 許維遜 |
| 沈元 | 青木本 | 屈守鈞 | 段學復 | 羅士華 | 王選明 | |

——轉載第三卷第十一期觀察

班

收黑捐的人

農村小故事之一

劉嵐山

昨天剛繳過粉坊的捐款，今天怎麼又來要呢？粉坊主唐仲福心裏想着就開門對自稱縣裏派來的收捐人說：

「我是昨天才繳的呀！」

「昨天才繳？繳給誰？把捐條拿給我看看？噫，這還了得？居然有人敢收黑捐，而你們也繳黑捐！」收捐人氣勢汹汹地一面說，一面伸手向仲福要捐條。

唐仲福心裏一想：拿給他看是要錢，不拿給他看也是要錢，而且他把我的捐條撕了呢？因此，他決定不拿給他看，而淡淡地說道：

「自然有捐條。不過，要到官廳，我才能拿出來！」

「嘿！你以為我是收黑捐的嗎？好，媽的，走！跟我一道到城裏去，……你敢抗捐！」收捐人咆哮起來了。

「要去就去嗎？怕什麼！」仲福騎虎難下地自言自語着，但他心裏的確也有點害怕的。好在這傢伙身上既無槍，個子又不大，若要打起，仲福是可以打他兩個也不會吃虧的。

「好，那麼，跟我走！」收捐人一把拉住他就往外拖。

仲福被嚇得心驚肉跳地連忙跑來拉住她丈夫，但仲福擠一擠眼睛轉回去，她只好站在門口望着丈夫被拉走了。

出了村子口，上了汽車路，仲福在前面走了半天，回過頭來看了一看收捐的人，收捐人也緊緊地把他盯了一眼。當時誰也沒有哼一聲氣，又過了半天，收捐人才佯裝惋惜地說：

「你們做粉坊又做田的人家，在這稻子黃的時候，該多麼忙呀！」

「怎不是？我還有幾畝黃稻落在田裏呢！」

「我也不是願意耽誤你的時間呀，你說是不是？」

「難道我還願意不成？」

「你爲什麼不多少出一點呢？」

「我已經出過了呀！」

「我並沒有收到你的錢呀！」

「那麼，你究竟要我出多少呢？」

「隨便你好了。」

「我身邊只有一萬五千元。」

「論理，該你出五萬的，不過，就是這些吧，算我倒楣，不夠的我補好了。」說着，他就伸手向仲福要。

仲福伸手往荷包一掏，把錢掏出來，他連忙接住說了一聲：

「好，再見！」就頭也不回地走了。

「喂，捐條呢？你要給我捐條呀！」仲福跟在他後邊走了幾步。

「這一點錢，還要捐條？你知道印一張捐條要好幾錢？」

「媽的，土匪！騙子！」

仲福站在路邊上見他不回頭，罵了幾句以後，心裏覺得很好笑，打

個算盤，強如遇見了扒手，就大步地走了回來。

一九四七，九，二〇，夜。

失眠的人，是不會有著清醒的時候的。

——蘇 船

蘇 船

等到開江的時候

穆木天

然而，大致總會曉得，只要估計得清楚。開江前一定有春風，就如開天亮前一定有雞叫。雞叫一過，天就亮了，人都這樣說，事實上，也大差不錯。可是却也有例外。為叫過五過，天還不亮的事情，我也見過。有些地方，雞老是叫，從半夜到天亮，可以叫上好多次！東邊叫一陣，西邊叫一陣，叫得你真明其。如果你聽見雞叫三過，就起來，包你上當。上當是小事，還會傷風，感冒，咳嗽，以至發燒得得一塌胡塗。如果你有表呢，那到好辦些，可是，還得表走的準，沒有長亭又短亭的毛病。聽見雞叫不起來，睡懶覺，要不得，聽見雞叫胡裏胡塗地起來，也是要不得。雞鳴狗盜之徒越來越多，會弄得你迎接不暇。當上不得，要小心，要有表，要有疑號。在夜裏，姑倘的姑倘，睡覺的儘管睡覺。雞鳴狗盜之徒一與風作浪，就亂起鬧，確是妨礙事，甚至還會惹大亂子。有計劃地工作，有計劃地準備，靠人和的力量，把開江的時候提早。若是亂來，結果，也許到開江的時候，還是一團糟，也許你都會見不到開江的時候！

等到開江的時候！我彷彿聽見江上的堅冰卡咬卡咬地響了，也許就要一下子瓦解了，也許還會上，一場凍凍他再堅固幾天。可是，開江的時候到了，誰都要時時刻刻準備，誰都要時時刻刻警惕。始終要曉得，人和是第一。但，人和是有目的的，要迎接好的日子，要迎接開江以後的溫暖和光明。要提攜，要健全自己，要健全弱的伙伴。誰都配向前進，誰都不能把誰一脚踢開。誰都不能專靠自己力量，健全別人就是健全自己。只要是伙伴，不管他多麼軟弱，不管他多麼能力差，不管他在優點之外，還有多少缺點，都不能不叫他在一道走，而且，必須拖着他在一道走，如果有時他走不動。不過，要健全他，如同你健全你自己。要冷靜，有計劃，要熱情，有勇敢；要人和，而且要健全。在一切的領域中準備着，在一切的路徑上前進着，集中意志，向着一個目的；儘管有時迂迴，有時直進，有時徐行，有時急步，但，要向着一個目的，有理智，有熱情地走着。江上的堅冰，早已起了好多裂紋了！也許很快地就可到了開江的時候！

——六月五日（續完）

希望

紫然

(一)

鐵掌插進在凍瘃的土里，用它鋒利的尖端，直向那大地的胸懷剖割。播種者的肩頭艱辛地在挨推；鐵掌在大地上滑蕩前進。一大把，一大

把的種子，從那個勞動者粗礪的大掌里撒出，種子在陽光中翻身，旋舞，一會兒又靜靜地躺在新發的處女地上。

他——那個瘦削而堅實的播種者，懷著一顆質樸單純的心，辛勞地用他的被勞瘁所損毀的紅腫的肩頭，強壯粗實的大掌，來完成艱辛的播種。他沒有想到等待在未來的收穫的結果如何，或是種子是否會不屬於凍土里生長而萎死去。他祇是單純地揮動手臂，踐踏着這塊被人類疏忽，陌生了的荒土，工作著，工作著……

(二)

一次耕種，一次流汗，荒瘠的泥土細碎了；一點一滴，播種者的心血，像綿綿的春雨，滲透了土層里每一顆沙粒。翻曬起死灰色的土壤，泛出了黑油油的光亮。大地散發出

一種濃郁的芳香——荒瘠的土地肥沃了。
種子在地裏睡著，感到潤澤的溫暖而甦醒了。小小的頭顱伸露在新鬆的土壤外，面對蒼藍的天空，沐浴着煦和的陽光笑了。擺動着孱弱的身子，它招呼周圍每一個接近的景物；「歡迎啊，正在充實着的生命。」

(三)

一天一天，種子在不斷的茁長。播種者的面龐却一天比一天的瘦削。態度也一天比一天地沉着了。他依舊不懈地勞作着，似乎眼前的一絲絲微小的希望，還不能使他欣慰地透露出一絲適意的笑意，凝視着在土壤上滋長的嫩綠的苗芽，夢幻着剛撒下的種子羣是如何地在它的胸脯里甦醒着。他也曾微微地抬起頭來，遙望遼遠的天際，呼喊出整種以來第一口輕鬆的氣息，當他瞥見希望的閃光陰暗顯得遙遠時，沉默地又低俯下頭——筋肉緊張地伸縮，手臂如機械般地在空中揮舞着……

(四)

一個過客孤獨地從新墾的田野經過，不禁詫異地中止了他的脚步，佇立在一邊，用疑問的目光向四周逡巡——一些嫩綠的苗芽，一個勞動者的身軀；這些彷彿已暗示他播種者與土地的關係。他走近過去，向那

個不知名的工作者：
「是你在這塊與人類完全陌生的土地上耕種？你想以你這微弱的力量在這里——

托 咐

胡里

好大哥，我求求你：當你見到他的時候，千萬告訴他一聲，說我親口對你說的。

請你一定告訴他說：

就是沒有路費，餓着肚子也得趕回來；

就是沒有草鞋穿，赤着脚也得走回來；

就是請不准假，開小差也得跑回來。

因為荒了的田地，再不犁就沒有用啦；

而他還回不來，我也無法再等了……

一九四七·九·一八

「現在它已能够在你的血汗的灌溉下發芽抽長，將來說不定會是個豐收。」

過客感懷地對着在沉默地工作着的人說了這麼一句同情又勉勵的話，向前去了。

(五)

「是你在這塊與人類完全陌生的曠荒的土地上耕種？你想以你這微弱的力量在這里——

土地上耕耘出人們所希望的豐收？」

過客去了。他的話語，却遺留在曠漠的土地的上空，寂寞地迴響着；它撞擊着播種者的胸臆。

頭垂得更低了，臂膊却揮舞得更烈，農種雨點般地下撒，錢軍在大地的海上飛！

「現在它能够在你的血汗的灌溉下發芽抽長，將來說不定會是個豐收！」

播種者泫泫的胸臆發出鏗鏘的心音，和過客的話聲混雜在一起。

這是同一個人，同一個聲音，却從另一個人的心里呼出，對播種者作了一個堅定而又有力的

回答！

四六年九月十二脫稿
四七年九月十六重改

別離

文

生活巨浪，配合着雨絲，又將我捲上了征途。當我憑窗凝視，向送行的妻兒親友招手的時候，喉內像塞有什麼東西，悽切地說不出話來。透過雨絲看去，妻抱着大孩子，呆呆的望着天空，眼睛已經紅了；不知是雨珠還是淚珠，由鼻脊的兩側直往下流；甚至於掩着二孩子的惠，也仰視着天空好像預感着有什麼不幸，會由天空落下來似的。只有大真的孩子們，受着媽媽的教使，揮着小手在喊：

「爸爸再見！」
「爸爸再見！」

這別已便憂傷心，冒雨飛行，更使妻憂慮，過去許多飛行的慘事，誰又會忘懷呢？早起時就有許多朋友主張退讓，改期再走，尤其其主張最力。但願忘行人的吉兆，誰也不肯說出退讓或不走的原因，只是以悲傷的眼光，來探求我的同意。

時間到了，終於在依依的迷惘中，拜別了這個古城。幾聲搖盪，大地已在雲霧煙霧中，被遺留在雲霧煙霧中的妻兒和朋友，又不知那天可以再見。機身震盪得很利害，透窗窗外，一片模糊，大雨仍未停止。同坐中人，相互投以恐怖，但誰也沒說出什麼。

平心靜氣期待著。想到八年抗戰的艱苦，深幸熬過了，所企望的勝利，也終於來臨，并且忽忽兩年了。所賦予我們的又是些什麼？殘酷的戰亂，無休止的演進，整個老百姓，已陷於死亡、飢餓、流離、凍餒的深淵，眼望着幾千的生命倒下去了，華高的生命倒下去了，大江南北、東北、西北，那有一寸安樂土呢？這種狼狽的局面，誰為之？你能諱言這中毫無潛伏的危機嗎？

機身平穩了一點，射入機窗的光亮也加強了。挺起胸膛，來懸懸緊壓在心頭的這口氣。

終於安全地抵達了。白鷺紅舍，碧海藍天，又歷歷在望。這個世外樂園，對我又有什麼好感呢？去年秋天，我曾帶著妻兒全家在這裏住過一個不短的時期，嗣迫於生活，今春又離開了。這次伴地重臨，孑然一身，適念被遺留在古城中的妻兒，猶揮扎於飢餓線上，實不禁熱血鼎沸，悲從中來。

「甯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我們需要自己底國家之統一、和平、自由、民主，實在是太迫切了！那怕是隻狗，也是寸衷所甘的。中

國人民，誰不需要最低的安定和休息呢？
烟霧雲霧中，別矣，那古城！請寄「平安」二字，聊慰兩地相思。

編輯後記

※文稱經過審慎地編選，校排以後，負責編務者，總算放下了心裏的一塊石頭。這期刊幅已增至二十頁，惟內容則仍不敢自滿，即願與讀者見面，亦終有醜態難辨見翁姑之感。好在「先天不足」總較「後天失調」容易補救些，因祈文壇先進，海內賢達，能惠然以心血底結晶，來灌溉，扶植這在沙漠中的一塊小園地！

※目前紙、工兩價的高漲，人所共見。為着顧及讀者底購買力，已儘可能減低本刊售價，這期刊幅雖然增加，但售價仍為三千元。（外埠加郵二成）。方之舊障一般出版物，讀者當覺個中苦辛。更為減輕讀者目力底負擔，本刊也絕不登載缺乏社會意義的作品，黃色低級，益在聲謝之列！

※本刊今後除擬關「學生園地」及「讀者投書」兩欄以外，并想多載些如七首，如投銷的短文，以應當前需要。

※劉鳳山先生現任新民報編輯，與宋元先生均為上海文壇知名之士，自毋庸編者贅詞介紹。劉接南京「主流」主編羅夢冊教授來函，允為本刊源源撰稿；短期內當可先後與讀者見面。

※本刊自問世後，風聞不少批評，毀和譽是另一問題，但我們得感謝這份關懷！這路原是艱辛而漫長的，事先也知道自己在找苦頭吃，真的吃慣了苦頭，也就視作平常了。這裏我們可向讀者保證：絕不中沮！但也祈求讀者能多方面給予我們有力的聲援！

※而今，誰不知道中國老百姓一大半是站在西北風裏，宿在西北風裏，吃喝也在西北風裏？「節約」呼籲離上凌雲霄，而富者却充耳不聞，貧者又往哪裏「節約」去？明白地曉得自已會抖來，會寒慄，難道你能不浸在西北風中麼？這是一貧者一劃一的命運呀！聰明的讀者，你真願忍心節約一己底精力，寒夜袖手，不為「貧者」一振筆疾書嗎？

青島裕泰染織公司

廠址 四方嘉禾路五十四號 電話 一六五一

漂染各色布

愛蓮圖
新婚女牌
夜來香牌
姊妹花牌
得鯉圖

特點

質地優良
顏色鮮豔
光澤耐久
永不退色

營業部 山西路一七號 電話 六三二七
電話 七二九五

青島增興染廠義記

出品之伯樂相馬

地球牌梅妃牌

各種色布 品質優良
顏色鮮明 經濟耐久
如蒙定染 價格從廉

廠址 四方電河電報
電話 南掛
宜路 一八六號
化路 一三九號
一路 一六一號
號 二〇

青島華建染印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及編輯者：青島星星社

印刷者：青島宜文行

社址：青島湖南路一二二號之甲
通信處：青島湖南路一四四號信箱
行址：青島台東鎮膠州路九六號
電話：(三)〇八〇一

廠址 嶧縣路一號

出品
海昌藍色布 陰丹士林布
納富安紫布 各色華達呢
納富安紅布 各色建美呢
各色時代布 各色線嘜呢

商標
待月 賜浴圖
戲蟾 蔡文姬
讓梨 鳳儀亭

電話 報掛號 〇〇八〇四六
一六一

◁ 誤不期訂 ◎ 工手染代 ▷

青島華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多寶牌

商標

物美質堅 ◎ 克己價廉

總公司

青島湖南路四十五號
電話二二九三六號
報掛號四七九一

各支紗線嘜

主要出品

細布印花坯布

工廠

青島滄口大馬路
電話二八三七一至五號

本刊經青島市政府及社會局批准發行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自改組女實業公司新址後現址爲此